

敬

事

草

敬事草卷十二目錄

辭甘肅鎮番恩疏

辭甘肅鎮番恩第二疏

辭甘肅鎮番恩第三疏

辭甘肅鎮番恩第四疏

請罷收旗校揭帖

朱侍郎宜予告揭帖

馮宗伯宜予告揭帖

萬壽請受賀揭帖

催御史恩典揭帖

因病乞歸疏

再乞歸揭帖

乞歸三疏

乞歸四疏

乞歸五疏

辨溫中丞疏

請點用薊遼等處督撫揭帖

留溫中丞揭帖

請取回潘相揭帖

請放詔獄淹繫揭帖

原缺

辭甘肅鎮番恩第二疏

奏為功賞宜衡惓誠可鑒再懇 聖慈追寢恩

命以存政體以明素心事

七月十五日
上本日奉

聖旨朕嘉甘肅等處大捷卿為元輔股肱運籌帷
幄殫竭忠誠調燮贊襄勲勞茂著酬功寔為曩典
卿宜祇遵成命慎勿遜辭該部知道

辭甘肅鎮番恩第三疏

奏為誤寵踰涯捧綸增惕三瀝懇誠必祈 慈

許以逭速顛以免屢瀆事

七月十六日
上十七日奉

聖旨朕以甘肅等處捷功卿為首輔調元贊化密
勿運籌勞績居多加恩示酬實遵舊典卿宜祇承
成命慎勿固辭該部知道

辭甘肅鎮番恩第四疏

奏為輔政多慚誤恩非典萬祈聖明必容辭
免以免再瀆事頃因甘肅鎮番戎捷存至聖
心愷憚推恩及臣三疏懇辭備瀝悃款蟻忱已
竭天語愈溫眷顧殷稠感深以泣夫古者辭
讓之節以三為率今臣三辭矣倘有可受之義
於此乎覩承矣然疆事原非臣守用兵又非臣
志攘功等于攫取踰制乃貽國羞前疏之內既
已畧陳無庸復贅惟是奉有綸言誤蒙調元贊

化之譽則臣深愧慙也故諺有之曰屋漏在上
知之在下喻夫政之有缺上不知而下知也今
國家之元化未調臣知之矣臣不能調贊天下
知之矣而聖諭猶以四字加臣臣雖至愚豈
不自知若不知其未調未贊而冥然無覺罪也
知其未調未贊而悍然不顧尤罪也無能當斯
稱則無能當斯賜一當斯賜豈惟不能調補之
愆而即此冥然無覺悍然不顧為愆已大不可
復解此臣所為滋愧而不敢也伏望皇上亟

收成命不敢再厘清衷臣荷 皇上非常知遇
真所謂心膂洞達千載一時者惟即賜憐俞則
為榮為寵不可勝言不可勝報者矣臣無任叩

祈之至

七月十八日
上十九日奉

聖旨朕嘉甘肅等處捷功該鎮文武將士俱頒恩
賚卿為元輔心膂股肱調燮贊襄勲勞久著加恩
示酬原不為過卿乃四懇情詞誠切特准辭免成
卿勞謙之美該部知道

請罷收旗校揭帖

蒙發兵部題覆張仁等奏請納銀以收旗校以
助大工一本到閣票擬傳旨着戶部收仰揆
聖心原為該部缺乏之甚藉此以紓其急但臣
等于是事亦嘗講求矣今看詳兵部執奏其說
似長不敢不為 皇上言之本內欲收旗校一
千四百五十名每名每月該給米一石總計每
月該米一千四百五十石每年該米一萬七千
四百石京師米價貴賤不齊姑以平價而論每

石計銀七錢詠費銀一萬二千一百八十兩每名又詠給與布花銀五錢總詠銀七百二十五兩又該給與布二疋每疋計銀二錢五分總詠銀七百二十五兩以上三項一歲之間詠費銀一萬三千六百三十兩今此輩助大工銀五萬兩不須四年即費朝廷五萬兩四年之後皆朝廷妄費之日不可勝窮矣此本下戶部亦必執奏以為難行也且今戶工二部每一僉報商人皆百計千方鑽謀求脫無一人肯承當者此門

若開京師中壘實富戶誰不竄匿于其中商人
益少中下人家益困國家後來覓一商人亦不
可得矣只此一事妨政亦多況其他事乎臣等
竊計此本不敢行仰望 皇上停止為便茲不
得已兩票以請惟 聖明審釋謹具題知一票
你部裏既這等說罷一票准他們上納但不許
支糧免差銀兩着戶部收

七月十九日上

朱侍郎宜予告揭帖

題今日發下票本內有侍郎朱國祚告病一本
照得本官告病已經數次臣等票其回籍者亦
既屢矣本官才品甚茂不愧科名日進講章典
雅端確誠宜留之以備顧問但本官因改命吏
部之時偶被人言雖不足為本官累而彼以為
翰林清要之職吏部銓衡之地必自重其身而
後可以行其志若復不顧人言冒昧到任非君
子所以自處之道而望從此輕故汲汲求去而

病亦隨之非得已也 皇上愛惜人才宜且俯
順其情准令回籍養病本官年青科近召用未
晚乃所以成就之而非為棄置也臣等輒依前
票具揭上請不敢虛言以負 聖明無任兢惕

七月二十
五日上

馮宗伯宜予告揭帖

三臣題昨日山東一省官員尚書蕭大亨等二十餘人齊至朝房來見臣等為禮部尚書馮琦講說患病真實甚危極苦勢難久留欲臣等進揭上請若獲早准回籍尚可保身事君等情臣等聞之不覺悲憐酸鼻輒為代請照得本官德性端雅學術真醇忠君愛國之心藹然滿腔而其才猷識見朗徹精敏又足以副之真有體有用之士詞林之傑選聖世之寶臣也久直講幃

繼佐銓政昨蒙親擢禮卿襄成大典臣等方慶得人以協寅恭而不意抱痾之深一至于此本官形體素充日漸減削自去冬感病至今痰中見血脾胃受傷藥餌寡效乃其任事忠勤未嘗因病率易三月在告自以為部務多格典禮尤妨而心不能暫寧故調理尤難也今合省士夫皆為之請臣等籌之本官實當今特異之才他年大受之器若許輟回調理彼年方四十有五事皇上之日長可以資其弘益如久留客

邸增益其疾于國于賢兩成妨礙敢乞 聖明
俯亮准令回籍養病以待痊可召用則為國樹
人之德意甚盛而臣等亦獲成以人事君之義
矣臣等昨為侍郎朱國祚乞歸今又為尚書馮
琦乞歸二事偶同且皆詞臣臣等雖甚惜之而
勢不得不然非敢有絲毫私意也臣等不勝披
瀝之至

七月二十
七日上

萬壽請受賀揭帖

三臣題恭惟本月十七日復當我皇上萬壽
聖節之期四方之吏賁表而雲馳重譯之夷捧
琛而麇至填庭溢闕皆願望見天顏以伸頌
祝之忱頃歲以來槩蒙傳免去年乃命于午門
前行禮拜舞成行臣子雖獲少盡而翠華隔于
雲霄非所以昭盛美也况冕旒御宇于今為三
十年虹電流輝于今復四十載覃深仁于必世
已觀久道之成介壽履于維祺方見卜年之永

臣民喜躍更倍往時伏望皇上今年于文華
殿臨朝受賀以聆萬國之歡呼以介萬年之景
福若以階墀狹窄不妨列班文華門外但得一
瞻天表如太陽升天容光畢照曲竇之下亦皆
奮起也臣一貫比塵首揆阻奉清光積戀經時
同于饑渴臣鯉臣賡違侍十年來從萬里未承
聲欬尤切瞻依惟皇上乘呼嵩祝華之時復
臨御登延之舊精神與臣庶往來體脉自然流
貫仁恩將海寓周浹祿壽自爾蕃滋臣等不

勝欣踴跂望之至

八月初六日上

催御史恩典揭帖

三臣題都御史溫純連日來朝房見臣等言試御史沈時來等兩奉恩詔許其拜官之日給與封典祇因未經實授有礙題給伊等見滿朝大小諸臣悉皆拜賜而獨久未霑恩人子至情惶惶殊切乞皇上照各部署職事例准其實授給與所言甚懇臣等照得御史三月已堪實授今既六月矣准與實授亦不為過在御史日以恩典未得為望而在都御史又日以各差缺人

為望皆明主所宜俯亮者也昨都察院一本
為請給恩典事尚在御前未發臣等敢為代請
惟皇上至恩允行

三十年八月初七日上

因病乞歸疏

謹奏為政幾至重哀病日增懇乞天慈賜骸
歸里以幸餘生事臣頃因患病請假伏蒙聖
恩俞允隨叨天庖寵錫存問殷惓自昔人臣孰
有如臣遭際者唏噓流涕奮身圖報臣之分臣
之心也顧自調理以來病患有增無減因思技
窮力殫恐其不能終事將這臣罪則當自量將
報聖恩亦宜自量輒有瀆請惟皇上垂憫
焉臣氣稟素薄年齡又衰無歲不病無歲不告

自萬曆二十六年首輔志臯註籍臣獨一身在
閣臣性多畏人也負荷愈重兢惕愈深加之國
憂邊慮并時到心獨宵獨晨莫謀莫斷千愁攪
其腸萬勞攢其形每至通夕無眠終朝不食神
忽忽如有失魂摇摇其屢驚如是者五年而至
于今既以憂而成病復以病而增憂元氣索然
而羸瘵不可為矣春間衄血過多入夏汗流如
注茲者涼颼一襲肌粟骨冰頭旋足浮耳鳴目
歧百節之中節節是苦疾無療理醫鮮神功而

所最不可瘵者語言過耳即忘追思了不可得
貿亂謬誤時常悔之此尤妨之大者也臣聞器
盈則傾物衰則落此乃恒理莫可轉移論臣之
心如盲人不能忘視論臣之力若頽波不可復
返留此無益且貽大損又奚敢饗榮怙寵而不
亟乞身乎且臣今日亦非愬然去也最喜一時
得兩賢輔忠猷亮節饒運掌之經綸正學清操
裕格心之謨略才皆踰臣十倍品亦加臣數等
必能轉旋樞極振揚杓衡維氣化于未衰輩

皇圖于有永決非牽補支持僅如臣而已臣與
二臣者白首同林相信甚篤赤心報國相期甚
遠而臣之所不能者二臣能之二臣在事方新
皇上但一意信任則庶績自熙而臣亦可藉以
補從來之缺臣之所以去而心安者此也惟望
聖慈哀憐允臣致仕俾臣骸骨歸就先臣丘隴
如天恩澤不可名言子子孫孫亦頌歌頂戴于
無斁矣臣無任懇迫哀籲之至

九月十六日
上十七日奉

聖旨卿贊政多年純誠體國篤慎清貞備極勞勩

朕所鑒知適今海宇多事機務殷繁方切倚毗偶
緣微恙遽爾乞歸豈朕所望宜善加調攝稍可即
出佐理以副朕延佇至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原缺

老馬尚不欲竭其餘力解而縱之聽其自便臣
雖無功比于牛馬老病侵尋僅存餘喘宜亦
聖慈之所動念乞賜骸骨歸之山林臣當結草
地下以報天恩也臣不勝懇祈之至

九月十七日

日奉

聖旨朕以卿偶疾暫假慎攝佇望日出佐理豈宜
有此來奏朕心惻然便著太醫院堂上官率領御
醫前去診視調理卿宜仰體倚任至意稍可即入
輔政勿得遜辭該衙門知道

乞歸三疏

奏為積病難痊三懇 慈恩俯容退休以延餘
喘事項臣具揭具疏兩懇賜骸奉 聖旨朕以
卿偶疾暫假慎攝佇望日出佐理豈宜有此來
奏朕心惻然便着太醫院堂上官率領御醫前
去診視調理卿宜仰體倚任至意稍可即出輔
政勿得遜辭該衙門知道又奉 聖旨卿贊政
多年純誠體國篤慎清貞備極勞勩朕所鑒知
適今海宇多事機務殷繁方切倚毗偶緣微恙

遽爾乞歸豈朕所望宜善加調攝稍可即出佐
理以副朕延佇至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臣叩頭恭誦伏地不起哀祈非矯 溫諭駢諄
犬馬戀主葵藿向陽天眷殷惓忍圖自便使臣
苟可驅策如一二年則何敢言去去亦何為
也在朝在籍誰獨非臣子乎但臣所肩者國家
萬務而所苦者老疾并加如或戀寵怙恩容身
固位不惟誤國抑且誤身無一可者也蓋臣在
閣九年無非勸勸之日無辛倍苦前疏略陳而

臣又運限適窮家喪疊出妻妾淪委二子繼殤
叔兄期哀屢求訃報骨肉銷殞哭泣無時公私
摧殘為病固久易醫求治其人甚多而衆言龐
雜耳不忍聞即昨蒙 聖慈軫念特遣太醫徐
文元等五人互診臣脉舉謂臣肝氣不舒心氣
不寧肺氣不清可見五臟之中而三已受其病
矣至于處方用藥為舒肝清肺寧心之劑而復
益之以健脾之劑可見三臟既病而病又移于
脾矣夫一臟之病易療兼二則難兼三則危而

況于無四乎文元等之言必無虛誑即欲仰遵
聖諭善加調攝將何以哉竊以為欲治諸病當
先治心而臣既在事則心兢兢祇畏不敢少舒
病何由治心兢兢驚恐不能少定病何由治非
謝事不能安心今可以謝事之秋矣孔子六十
之外尚不作周公之夢頒朔在邇臣年六十加
七勢不可以復支理豈久于入世且臣入仕已
三十六年以三十六年之身服役闕廷而乞一
日之命歸死丘隴宜聖主所深憐而亟辭也

伏乞俯允臣請霈恩賜閒以畢微臣始終之義
若國家之事有二輔臣在臣保其必能贊襄而
不孤 皇上之委寄矣臣無任瀝陳哀籲之至

九月二十五日
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卿籌國勞心偶蒙霜露之恙朕殊日夕嬰懷
然亦調理易愈何以又有此奏機務繁重朕倚耆
碩一德同心弼于至治不啻股肱卿宜體朕此意
暫攝數日即出佐理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原缺

譬冀遂所懇伏望 皇上俯諒臣萬無矯飾之
心曲成臣始終出處之義早放還山以昭 聖
朝之待臣有禮不竭狗馬垂斃之力臣死之日
誓當結草臣無任瀝泣哀籲之至
十月初六日
上初八日奉
聖旨昨因卿疏已諭朕意謂卿時下可出何以又
有此奏方今寓內多事朕倚名德弘濟艱難如左
右手固言求去豈卿所安尚勉為朕留還着鴻臚
寺堂上官宣諭朕意亟出任事吏部知道

乞歸五疏

奏為丐還病骨情迫詞窮五懇 聖憐俯允休
致事項臣因衰病日甚頻章告休伏蒙 溫旨
賜留且遣鴻臚寺官臨臣宣諭 宸眷隆浹非
臣敢當感激私衷徹于髓膂苟有人心奚忍更
以去詞出口緣時日曠久攝理罔功揣量孱危
真難勉強輒敢再進一言臣謹按會典有官員
年老以禮致仕之文仰見國家待臣之厚始于
賓興終于禮遣如孟子所言諫行言聽膏澤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真手足腹
心一體之誼也蓋君以禮處臣臣以禮自處以
禮處臣所以恤臣之私以禮自處所以成君之
美雖至去國而真意不衰斯盛世事柰何為臣
者多不愛重其身而常待譴呵始去安在其為
以禮自處乎昔人有言陛下未厭臣臣故得求
去臣每誦斯言而悲之人臣而可以乞身之言
進自非明主在上千載一時胡可得也臣事
皇上餘三十年蒙恩稠渥不可勝載雲龍魚水

豈足云喻幸未厭薄正臣可以乞身之時臣不自言誰為臣言者昔田子方見老馬之服輓也解而縱之曰少盡其力老而不休非人也臣願皇上以老馬縱臣也古之役人者七十不事臣去七十甚近而連歲勞役傷損實多臣復願皇上以勞役縱臣也臣之百病在臟腑筋脉中者醫能知之而人未盡知若今春對客鼻衄長流此不可掩于人者又每日進閣出閣及酬應諸司動輒汗流自頂注足率一日而五六易衣

嚴冬亦然此臣之役隸所素曉而甚訝者臣願
皇上以病苦縱臣也 皇上御極以來有輔臣
十四人而至于臣此十四人卒于官者六不合
去者五侍親及丁憂者各一獨呂調陽致仕耳
夫肱股密勿情意流通而獨一調陽致仕亦人
臣未能以禮自處之故 仁主在上曷嘗靳于
體恤身為大臣既不能竭忠盡分以報主恩又
不能再三退讓以光主德臣實疚心敢比于調
陽懇祈致仕以昭聖朝待臣之禮俾萬代傳為

美談且全微臣事君之禮俾臣子孫亦免殆辱
懃誠內激不能擇辭非敢固執鄙吝之私屢違
宸嚴之命惟 皇上憐允臣無任哀迫祈籲之
至

辨溫中丞疏

奏為乞休本出夙心聞言恐不見察謹自表白
因祈早賜致仕以杜衆疑事臣以久勞多病四
疏乞休復有謝恩陳乞三疏總已七上矣未蒙
恩俞正圖再請適都御史溫純投臣一揭為懇
乞 聖明亟定國是以一衆志以保治安事內
叅御史于永清都給事中姚文蔚而因言其肆
無稽之說使臣一貫日抱無端之疑不安於位
杜門不出等情其詳則言永清乘御史劉九經

疏中有十月南山之語與文蔚共言秦人欲擠
首相致臣一貫不得不疑云臣當時略讀純揭
一遍茫然不省隨請純入一一面解始知所謂
十月南山者謂九經論董裕等疏有云誠恐匪
人用而凡所引用者皆匪人則南山致慨師尹
十月興咨皇甫關係豈淺等語此為擠臣而發
也臣語純曰此疏一貫初讀過殊不之覺後亦
不曾再看且無一人提起今因公言始若發蒙
一貫求去自是行其素志已非一朝一夕實未

嘗抱無端之疑也。純亦洞然面釋而去。臣思此事若不為皇上大廷言之。恐天下傳聞不能諒察。謂臣果因懷疑求去。則本心不明而去志彌鬱。不敢不備陳之。臣惟朝士相攻自其故態。但黨之一字。則諸臣立言之過。臣誓不言黨。第知憂國奉公者為賢。不問其為黨也。每與純言及此。純亦素知臣心矣。臣性踈直。未嘗疑人。臣素不預人黜陟。未嘗致人之疑。于永清姚文蔚既不與臣相聞。彼于何處倡疑。秦人何故而欲

擠臣忽自生此疑且臣九載直閣三年獨任雖是金石亦當銷毀病為真病乞為真乞即三尺童子可意度而知人亦不必生疑也久置身于得失之外而尚謂臣因疑求去則臣心晦矣第九經此言臣今日既已覺之益當自省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史子產不惡鄉校之謗李沆遜謝狂生之訕君子自反責躬宜厚純以前言為書生期望之言乃其雅道聊為臣解嘲耳臣則安敢自恕他日之

記事者亦書生也得無慎乎臣如冥然悍然謂
已決非師尹皇甫則乖小心之義儻其實為師
尹皇甫也而予之以名復不受必當再蒙其殃
臣雖至愚不忍以此自居也影之難息不如息
形臣之求去固非因此而發亦當因此而力
皇上如謬愛臣幸即 賜允而令臣終不為師
尹皇甫上惠也臣又憶在閣時文書官送汪先
岍劉九經二本傳 皇上口諭汪先岍官准他
劉九經妄劾大臣着降三級用臣等相顧駭愕

恐文書官所傳不真再三詢問的實臣執筆擬
票與二臣商量今摧折老成一句則臣鯉之所
口擬橫及多官一句則臣賡之所口擬朝廷將
何倚用六字又二臣之所同擬臣皆採用未嘗
加損一字蓋三臣同奉 聖意如此票罷之後
臣賡歎息而言九經是我門生一疏而妄劾四
大臣 皇上處之極當臣等又共服賡之不公
也其日之事如此而外人尚有疑臣之擠九經
者賴二臣能為臣明耳臣恐天下後世之疑臣

不解也敢因今日而併言之以表臣區區不妬
之心伏乞 皇上憐臣久居于多凶多懼之地
俯亮其息形止影之情早放致仕以全晚節若
乃在廷紛紜之議則有 聖明乾斷在上諸司
公論在下臣去國之身不敢復預臣無任惶恐
待 命之至

十月二十五日
上二十七日奉

聖旨卿向以積勞求去原非懷疑而發况既無所
聞疑從何起朕素知卿忠誠亮易何必具疏自明
方今國家多事議論紛紜正須卿坐鎮人心以定

國是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再往宣諭亟出贊理以
副朕惓惓眷懷吏部知道

請點用薊遼等處督撫揭帖

題臣等忝為閣臣無所補報第思莫寧邦域以
釋皇上宵旰之憂比來天時人事數見災異
誠恐夷狄盜賊乘間而起揆度機宜惟在使人
各舉其職以鎮輯之此急務也薊遼內護陵京
外控倭虜總督萬世德身故兩月而未有代者
人人皆以為慮延綏與套虜為隣新許款市戎
心叵測孰能保之巡撫孫維城身故半年矣陝
西關輔輿壤又有洮岷防邊之急巡撫賈待問

近亦報故至于河南巡撫曾如春已陞總河而
中土為四方交會又有治水之事浙江巡撫劉
元霖已經丁憂首藩財賦所出而又有防倭之
責鳳陽巡撫李三才免去未代淮徐水陸之衝
而又有總漕之任以上一總督五巡撫所轄居
天下之半且關軍旅重務而官缺事廢可為寒
心吏部屢經推上具在御前此臣等日夜望
皇上簡命以充者也內惟李三才原因過為謙
讓致生推諉之疑其人才望素優儘堪驅策儻

蒙留用實乃聖政之光宜早渙明命庶可令
安心展布也臣等又聞天下兩司方面官缺至
五六十員未經補足此皆有地方專責者儻有
盜賊誰任其咎盜賊猶水火也水火初發之時
但得一人在旁捧土勺水即可救止惟謾無專
責互相推諉直至主人覺悟而始救之勢已燎
原滔天嗟無及矣朝廷布列有司使各受其專
責又設立督撫使各責其有司若督撫得行其
法有司皆舉其官雖有不軌之徒猝然而起一

舉手投足而可易危為安此亦以捧土勺水而
弭水火之大災者也失此而坐令蔓延震驚遐
邇雖幸勝之所傷多矣比之早置一人其事孰
簡其利孰大故天下官員不可視為泛常虛而
不補今九卿會推該部選擬具有成法諒無敢
私若有不堪昭在耳目科道糾彈諒無遺漏所
望 皇上思患預防命官分治各加委任嚴責
成功凡有題請隨賜點用則朝廷之精神膂力
充滿于寰中而四方之夷狄盜賊無逃于掌上

矣
十一月
十四日
上

敬事草
卷十二

三

留溫中丞揭帖

三臣題臣等昨日接得都御史溫純揭帖以哀
病求去今日發票未見此本竊惟本官求去之
章前已再上及今而三上矣未蒙省發心有未
安都察院綱紀總司本官素持清肅而僉都陳
薦近復丁憂止純一人在職若不勉令視事誠
恐廢曠滋多伏乞 皇上俯念或親賜玉音督
之即出或發臣等票擬恭俟 上裁臣等不勝

惓惓佇仰之至

十二月初二日上

請取回潘相揭帖

題臣等竊惟江西稅監潘相初到任時頗稱安
靜官民相安而上供之需亦甚饒裕不知今年
何故遽爾改節致令一省軍民及宗室生儒幾
釀大變身犯衆怒不知自省而更為酷烈欲以
威服人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江西貧瘠之民
不能無反側之慮矣相之諸舛姑未備論只主
張開廣信封山一事真為失計此山無甚大木
即有一二亦雜木耳萬山深處縣崖難出若使

可採彼界在江西福建浙江之間入烟甚衆爭
相販鬻久矣豈得留到于今宣德正統間葉宗
留鄧茂七等賊巢穴于此僭王聚黨殺官害民
大費征討歷十餘年而僅得招安未嘗以戰勝
也是以奉有嚴旨封禁妄開者重治今若再
開則三省之患不知所終利未得于分毫而害
有過于丘山甚可慮也潘相身自往勘履危蹈
險亦明知其不可開而為叅隨奏民等所挾不
敢轉聞知其不可為而復為之其愚可知相又

奏稅監勘合馬牌不許驛傳有司掛號此又擅
改祖宗成法大不可之事國家政務無一不
相制相轄雖御前駕帖亦赴該科掛號豈獨
相之差遣不許各衙門預聞何奸不可為而何
亂不可生所宜亟行禁止者也相又請添解送
磁器船隻每府各造一隻每隻當費萬金江西
十三府當費十三萬夫磁器歲解來聞缺供何
獨今日而議造船不貲之費又將何出不惟不
可抑亦不必即使用船一船所載亦已無算何

用此多船為也 皇上聖明可以洞燭其故矣
至于泰和石膏其利益微而其害益大江西習
俗尤重風水此山乃一省龍脈所係豈忍傷之
彼中士民必不相安亂虞之作又在眉睫以上
四事臣等深為地方危深為朝廷危亦深為藩
相危也宣正間葉鄧之亂起于廣信封山正德
間宸濠之亂起于南昌省城當時縉紳士民亦
靡然從之為亂今相既櫻宗室之怒又開賊巢
之釁業怨太多釀禍不小竊恐湖廣覆轍又在

茲矣臣等訪得潘相亦非兇狠奸豪之輩乃一
愚魯無能之人初到任時虛心與各官和衷行
事故公私皆便上下咸宜時日漸久匪人日多
唆哄播弄以至此極邇來司道等官畏其橫噬
槩不相接而巡撫夏良心杜門不出一意請告
遠近地方益以洶洶既無文武官員協恭行事
實恐旦晚之間又以變聞伏望 皇上乾剛獨
斷取回潘相而以其所領諸務交付湖口稅監
李道使之無管李道頗有賢聲必能上體 皇

上之心下安軍民之心兩諧並得靖亂匡時庶
幾聖慮康寧而臣等亦得少寬危悚也

十二月
初七日

上

請放詔獄淹繫揭帖

三臣題臣等照得北鎮撫司係詔獄之所職掌
止是打問問過即送法司暫將犯人寄監故監
房不多而監地亦窄近來打問過犯官馮應京
等積下數多更無容處至將神廟悉行褻瀆公
廳亦皆作踐雜囂臭穢瘟疫流行冬來寒氣異
常殊難存活悲號慟絕聲徹內外一牆之隔即
是通衢搶地呼天驚遠震邇靜夜之際尤不忍
聞似非所以救寧人心而感召和氣也除前此

王之翰周應麒等溘亡外適又報陳奇可死于
衛禁吳應鴻死于司禁沈希孟死于刑禁兔死
狐悲人人灑涕臣等竊惟古之聖主澤及枯骨
其于囚繫倍加哀矜春間蒙 皇上念及此輩
諭令釋放且許各還官職倏及一年猶未沾惠
今冬日且盡百官例有滿除而獨此淹沉猶抱
向隅之泣臣等敢為之齋沐上請儻蒙大霽弘
恩如春間 聖旨赦罪還職則堯舜之鴻名頃
刺而垂萬古日月之光華須臾而徹覆盆臣一

貫向來親奉 玉音而未遑將順者得從此對
賜宣布不勝大願萬一 聖心猶有所待乞送
發刑部分別擬議罪名請旨 上裁亦 明主
如天之德解網之仁副春初欽恤之心而慰道
路行惻之意也近者刑科該道皆具有本仰祈
開納即 賜批發臣等不勝哀禱之至
上